

影印
文淵閣

四庫全書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一二六〇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本册目次

胡文敬集

明

胡居仁撰
余祐編

……………一

方簡肅文集

明

方良永撰

……………七九

小鳴稿

明

朱誠泳撰

……………一六九

懷星堂集

明

祝允明撰

……………三六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胡文敬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六

胡文敬集

別集類五
明

提要

臣等謹案胡文敬集三卷明胡居仁撰居仁有易象抄已著錄居仁本從吳與弼遊而醇正篤實乃過其師遠甚其學以治心養性為本以經世宰物為用以主忠信為先以求放心為要史稱薛瑄之後惟居仁一人而已

欽定四庫全書

胡文敬集
提要

詳校官監祭御史臣曹坦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陸勳

居仁病學者撰述繁蕪嘗謂朱子注叅同契陰符經皆可不作故易傳春秋傳外於經書皆不輕為之註講授之語亦惟居業錄一編詩文尤罕是集乃其門人余祐網羅散失而成雖中多少作然近裏著已皆粹然儒者之言不似其師與弼書動稱夢見孔子也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胡文敬集卷一

明 胡居仁 撰

書

奉子先生

生自壬申歲沐先生教育似乎愚蒙稍開善端不昧矣
酉拜別之後日以四書春秋溫習莫或少有所進但氣
質凡庸又無師友之助兼以家貧親老於科舉之業既

欽定四庫全書

胡文敬集

卷一

一

提要 胡文敬集

欽定四庫全書

二

不獲專精治心修身之學又不知所以用力是以昏昧
愈甚日用常行之理一無所見况敢望其有日進之功
乎甲戌冬將小學習讀畧有所感於是往受教於臨川
吳先生之門迺知古昔聖賢之學以存心窮理為要躬
行實踐為本故德益進身益修治平之道固已有諸已
是以進而行之足以致君澤民退而明道亦可以傳於
後世豈記誦詞章智謀功利之可同日語哉某自知昏
昧不足以與於此然亦不安於自棄而為下民之歸是

以不勝戒懼力將詩書易禮勉強翫索而日用事親接物之間亦不敢不盡力於所當為深恨不獲面會以求質正今歲因家尊久疾不敢遠游故在鴉山習學擬來歲復游吳先生之門但不肖之質不知終能有所進否又聞先生所寄家書及寄邑宰李公書皆齒錄職名七月初一日邑宰到本都萬方令人召見某嘗謂滅明非公事不見子游而先儒謂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已徇人之私虞人以非其招而不往孔子取之孟子亦曰往見

欽定四庫全書

胡文敬集

卷一

集即今刊板未完其餘諸書皆無又附小詩於後幸望采納

寄于先生

先生在任以文學清謹見稱政事之間亦望勉力程子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况先生乎去歲辱惠書昏蒙過假褒美拜讀之餘愈增悚懼先生又過自謙抑謂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在先生豈有是哉正所以憫居仁之昏惰而以此警教之

欽定四庫全書

胡文敬集

卷一

也敢不拜教居仁因奉教言以自省所以致此者良由主敬功疎故日用之間身心紛擾志氣易昏苟能敬以直內則心存理明豈有此患哉程子曰唯一於恭敬聰明睿智皆由此出朱子曰唯敬則聰明居仁所聞如此敢請質於函丈也

復于先生

伏聞先生力學不已廉謹自守為國為民之心久而益切敬仰敬仰生竊以為人之有生均氣同體固無物我

彼此之間况上之於民尊臨撫育有父子之義故賢君
憂勤惻怛所以愛民如子者非出於強為也彼其視民
漠然而無干者亦以為欲所汨失其天地之心且如康
誥言如保赤子一句人誰不讀實能體此者寡焉如此
讀書雖讀萬卷何益若上之愛民真如慈母之愛赤子
則凡以安其生防其逸新其德者無所不用其至矣然
非得賢才講究條畫亦無以盡施設之方也故古之為
政者以修身為本愛民為重求賢為急又蒙教翰言居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敬集 卷一

賜焉

又奉于先生

竊謂人之本心全具此理苟全體不虧則大用不乏故
庶事雖繁應之自無不足天下雖大治之自然有餘但
人資稟或偏私欲錮蔽故本心遂昏不能燭天下之理
應天下之務矣是以大學始教以窮理修身為先然後
家齊而國治也先生積學二十餘年今始見用此心此
理固已昭然但當竭忠盡力果敢以行之剛毅以斷之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敬集 卷一

使平日所學者不托之空言而見諸行事將見人民感
服名節益彰此某惓惓之望也苟或處事有失則補過
實難名節一虧則悔吝必至不惟有失民下之心亦且
有辜鄉邦之望諒先生之賢決不至此但戒懼之意亦
古人不敢忽也某即今僻處禮吾愚拙益甚蓋緣身心
無存養之功故學問無得力處也今歲四方朋類漸至
人數二十以上但才德踈寡訓導無方不能有益於人
慚懼愈甚也

又奉于先生

人在世間做得本分事業者亦難矣先生之心無愧於古人致治之基本在此矣但不忍人之心又須有不忍人之政方為本末兼盡為政以得人為先觀先生左右在公者少有忠直之士恐聰明蔽隔雖有仁民愛物之心下未必被其澤矣聽得逆耳之言方能來忠直之士諂佞之人不可信也不舉賢才不可為季氏宰况大郡乎下官下吏皆當擇人而任之但進退之權不在先生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徵集

卷一

亦當贊相長官喜得王侯聰明英傑若積其誠意以父兄之禮事之未必掣肘下官下吏有賢能者褒薦禮待不才者當退之縱不能退亦當戒之先生頗有自善其能之意此拒絕言路之端禹聞善言則拜孰不樂告以善哉諸葛孔明言有能攻亮之失乃愛亮也朱子為太守出榜招人來言缺失古人有求言乞言之禮後世何嘗見有此人切不可言古道不可行于今今先生有此仁心百姓皆仰戴遠邇皆聞風豈不是古道可行擇官

不由已吏可擇矣里長不可擇老人可擇矣糧長難得賢能亦當擇忠厚淳良者若綱紀法度不立只去聽訟有幾多精神居仁受先生恩厚不敢不盡誠悃

寄潘友

周子曰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居仁嘗竊誦此而知道義之貴不可不求師友之重不可不篤庚辰歲與閣下共學閣下學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徵集

卷一

博而才敏長於予者四歲重厚靜密過於予居仁是以敬慕而欲取以輔仁焉又期共進於遠大之業別後修覺五年想閣下學益日進操益日堅矣居仁抱不逮之資獨無師友之助悠悠度日甚懼湮沒已在山中結廬自學但覺操持不密身心昏怠有負夙志耳今因仁里徐君謙携琴訪於破廬敬奉尺牘以通音問鄙拙不文不能委盡情誼更望益勉所學以進於聖賢之道為幸徐君甚豪爽居仁具告以古人為學之意渠自言回家

奮志進學果能爾亦足以激勵後學更望輔翼為幸但其威儀略麤亦望檢攝仁里或有後進可進於善者便當開示以聖學門庭庶使吾道不孤劉友操未知其所進如何可勉勵之無使廢墜會晤無期徒增耿耿耳

謝蘇章文簡兵部主事

豐山謝氏曰士屈於不知己伸於知己夫不知己則指善以為惡目正以為邪此富韓被黜於荆公汝愚受誣於侂胄夫知己者德合道同言契氣合不以生死利害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徵集
卷一

而有間故祁奚解叔向之囚霍諤雪范滂之獄居仁才孤學寡薄行涼涼官吏不知吾之本心仇人過誣吾之罪惡利欲盛而天理微宜乎屈而不伸也雖然求其無愧於在己者而已豈以外至者為榮辱哉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此也今閣下乃能憫吾困辱而解其罪非知己者能如是乎然亦非私於居仁之一身以閣下學識之明處心之厚不得不然爾居仁亦不敢以一己之私情為謝惟閣下持是心以自勉以古道自期益廣其所

知益篤其所行居仁得以少助其講論切磋之益閣下有自成之功此所以為謝也

復汪謙

竊謂道非學不明學非道不正蓋學所以明道苟不明道又何以學為哉然此道也原於性命具於人心見於日用但人之生也氣稟有拘物欲蔽之故失其性命之真喪其本心之善而於日用之間無非私意妄作甚則陷於禽獸之域者有矣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是以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徵集
卷一

古昔聖賢恂慄戒懼存養於未發之前便是道之體昭然於方寸之內精一謹獨省察於已發之際便是道之用流行於日用事物之間極其至也與天地同其大造物同其功宜詞章功利之可擬哉昔孔子之所傳顏曾思孟之所學皆以此也及孟子沒而失其傳者十有餘年周子發其端於前程子遂擴而大之朱子又集而全之故吾道遂大明於宋焉西山真氏亦庶幾乎此也元之魯齋許氏雖其道德之全未及於宋觀其所行端慤

務實亦非世儒訓詁之可比也此外諸儒皆以考索為足以明道註解為足以傳道求其操存踐履之實者蓋寡焉若雙峯饒氏公遷朱氏已不免此弊其流至於陳氏吳季子等則其口語亂道其不得罪於聖門吾不信也但其纂組鈎摘有便於人之口舌故幼學之士皆悅而尚之其害為尤甚也居仁思與天下豪傑之士講明而踐行之刊落浮華一趨本實庶有以革其弊但力學踈淺終不能遂也今憲府潮陽李先生有見於此即文

欽定四庫全書

胡文敬集

十

公舊日講道之所重復作興此正斯文復盛之秋豪傑奮勵之日而足下已與其選必將用力於聖賢之學以明斯道者復蒙見諭區區之出處然此事但當揆之以道決之以義亦非居仁之所敢適莫也

復南康何濬太守

竊聞成帝明王所以建立人極扶植生民未始不以賢才為急其所以作興人才造成後進又必以學校為先苟賢才不立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孰與行之學校之政

不修而欲造人才成善治茲亦難矣故唐虞三代之治所以雍熙悠久者本於斯焉如堯舜命司徒惇五典三代明庠序學校之教具見於經傳可考而知也若吾夫子集羣賢之大成以垂教萬世者至為詳盡然自漢以後在上者雖或建學而無教養之本為學者徒守章句而不知進修之方其人才之不如古宜矣尚望其及於隆平之治哉嗚呼所謂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者可勝痛哉幸而周程張朱數君子者出焉大明聖道然後士之有志於學者始能脫乎章句之陋以求造聖賢之域志治者亦有不屑漢唐智力之末而欲堯舜其君民者皆數君子倡道之功也今去數君子已遠口語詞章譁然以眩於世利祿之誘汲汲以奪其心不有好古信道之君子孰能起而正之哉僉憲潮陽李先生與賢執事好古篤信即先賢故居文公舊日講道之所重建學宮招至四方賢俊共明聖道為國家崇建人文之本育才論秀之實將使

欽定四庫全書

胡文敬集

十一

士氣大振賢才聿興所謂愷悌君子退不作人者復見於今日矣去歲僉憲先生辱枉下顧今者賢侯善辭令厚幣帛重煩郡學司訓降臨衡茅然此聘賢厚禮居仁愚陋曷足以當之但禮意已至有不得辭焉者是以不勝悚懼對使拜受俟安養老母趨拜黃堂以圖面謝

與丘時雍

昨蒙見示陳公甫詩誦讀之餘令人情意浩然夫公甫資性英明才氣高邁抱負宏大居仁所以深為公甫喜也觀其詩皆雄才大略之所發其體律句語又皆高切古健靡不有法豈其以此為重而用心乎抑以此為末而不為所累乎夫人之心虛靈不測函具萬理必其無一毫之累乃能與天地同其大故僕之所以望於公甫者在此而不在彼也

奉羅一峰

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一日無所以有明不明者由人之學不學也然世之學者不少而道卒無以復乎古昔之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徵集

三

盛者由其所學有正不正用功有真不真也以不真不

正之學雖倍其功而無益其害於世也必矣自宋儒既沒正學不傳士風頹靡間有英才豪傑有志於此者然以信從者寡終無以振起斯文丕變士風也伏聞先生有志於此未知其詳近日得會丘董二公具道先生處心行己之要又獲覩佳翰遂此推求而知所志不凡任道甚力居仁不勝忻躍正嘆今世乏此等人品不意得生同時何幸如之宜但托交而已哉意者天憫斯道之孤生此豪傑共任倡興之責歟即欲趨拜未知能就道否兼以賤體瘡疾故謹裁書并疑義數端專人齋奉其餘欲求正者甚多尚期面晤不盡述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徵集

三

竊疑程夫子朱夫子俱傳聖人之道其全體大用無不同者然其工夫造極亦不能無大同小異處如程子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又作敬齋箴又言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愚意此聖賢千百世為學之要法程朱能用力

如此故其工夫全體道亦全盡非諸儒所及然細推之則程子涵養功完故踐履極其純正朱子窮理翫索功密故文理極其纖悉此造德亦各有所極而不能無少異也未知是否

竊疑朱子沒其門人親炙朱子日久尚未甚失然訓解漸煩實體之功少矣再傳則流於口語遂失其真也自是以後儒者多是窮索文義以博物洽聞為學僅有西山真氏知居敬窮理故學雖博有本體工夫魯齋許氏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徵集

十四

不務辭說故學雖未極全體而踐履確實吳草廬初年甚聰明晚年做得無意思其論朱陸之學以朱子道問學陸子尊德性說得不是愚以為尊德性工夫亦莫如朱子平日操存涵養無非尊德性之事又觀其德性箴何嘗不以尊德性為重乎但其存心窮理之功未嘗偏廢非若陸子之專本而遺末其後陸子陷於禪學將德性都空了謂之能尊德性可乎未知是否

竊疑日用間工夫最怕做得不真第二則怕間斷近見

語類中有做主敬存心工夫不得其要遂入於禪學者又有不知主敬存心廣覽博記遂成博雜無以貫通乎體用之妙者又有恃其才氣剛大自謂能任道力行不知聖賢操存省察之要終為一節之士者又有氣質溫厚恬淡自能涵養工夫不知戒謹恐懼之實者又有工夫間斷卒無成得者又有兼好詩文遂為所害造道不純者大抵要傳聖賢之道須實有聖賢工夫稍有所偏便為全體之害故不真者多害道間斷者無成功未知是否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徵集

十五

竊疑先儒言為政不法三代終苟道也居仁嘗思須要有聖賢之學方做得三代成程子言有天德便可語王道是也三代以下漢唐宋為盛唐之人才駁雜無可與議此者漢之人才大概近古如董仲舒諸葛亮庶幾乎此然董仲舒本領純正才力恐有未及孔明才力可為純正不及者伊周事業大抵難若宋則人才之盛三代治道乃所優為惜乎不曾收拾來做也今之人才寥落

特甚此有志者所當益修其過不遇則在時也未知是
否
右疑義管見所窺測竊恐工夫未足不能無差因書求
正高明辯以示教為幸

與辜顯

所貴乎士者以其能立於斯世而不失其所守也故充
達之則德業之盛屹乎若太山之高浩乎若滄溟之深
煒乎若日星之炳久而為聖為賢者蓋以其始能不失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徵集
卷一

七

其守終能馴至其極也故朱子曰能知為士之道則知
為聖之道苟或一失所守則制行頓虧本心遂喪甚則
貪昧苟且讀書益多講究益廣無以有諸已矣况能臻
其極乎某嘗觀古人於富貴貧賤之間窮通得喪之際
確然自守而無驕淫苟諂之意者心竊慕之况同世之
士乎伏聞足下明達賢良恬然自若雖遭遇通顯略無
驕溢之意必其中之所守有大過人者某以故欲致願
交之心但貴賤勢隔不敢妄自進於門下於去歲始得

一賜接見覩德容而聽言教受益實多至今未嘗忘於
懷也但某資性愚弱用功踈淺幾於湮沒而不能自拔
矣向蒙邑宰李公不知某之不肖特賜眷愛命於社學
懇辭再三未蒙回允夫以某之愚鈍踈懶困於蓬茅老
於林壑正其宜也至於出入公門濫名師職豈所願也
伏望明達矜察愚情於李公處特煩片言得遂鄙志感
德為何如哉疊山謝先生云士屈於不知已伸於知己
敢佈腹心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徵集
卷一

七

答進邑大尹

先正云愛民之實當擇守令之賢則守令者實民命所
賴非才德備者不足以當之而明執事居此豈非生民
之幸乎居仁抱愚守拙無用於世辱蒙眷問賜以厚禮
不勝銘感于同府乃居仁春秋師又兼世姻冬初回若
得面會當達尊意

與劉用光

春秋大義在於安中國治四境廉州瀕海而阻山兄今

守此施惠澤以及吾民者固有道矣而搔獠恃其山谿
洞穴之險不習中國禮義之俗蓋因風氣偏僻故稟氣
亦偏習尚惡陋先王因其如此故攘而却之守而備之
使之各安其所不得以擾吾民猾中夏而已苟吾民安
吾兵精吾備嚴彼自不敢來犯設若來犯亦當速攘之
而不可緩或嚴兵以威之或設奇以勝之或藏伏以擊
之或據險以邀之或登高以壓之或設疑以亂之貴在
謀之審而行之勇也亦須示之恩信使知吾無害之之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徵集

卷一

意彼必畏威懷德各安其分無覬覦之心也先儒云禦
蠻夷之道以守備為本不以攻戰為先尤為切要也雖
太守之職在於撫民然文武全才亦豪傑之所當盡者
敢併及之

寄張廷祥

去秋姚悌回言尊兄今歲開學西山未知的否今之學
者切實為己者甚少若非主教者真體實踐以開聖賢
門路指示聖賢工夫後學如何下手舒見別後有音問

否不知親函丈時如何教他做工夫門下更有可望者
否大抵人之為學易偏苟無真儒為之依歸則高者入
於空虛卑者流於詞章功利是以依乎中庸為難且好
高妙厭卑近好奇異厭平實喜寬縱憚繩檢此學者之
通病又有以智計處事以為有才反流於詐妄者伏望
尊兄裁節雜冗專以修身講學為事庶使有志者有所
宗也聞門下有欲入廣游者豈非厭此之卑近喜彼之
高大歟又聞老夫人欲往邵武兄欲隨行此亦當以義
裁之老人年高氣衰聞有嵐瘴尤非所宜古之致女者
多是遣使達命以盡恩意若命子弟以禮物致意豈不
勝於勞動老人溺愛而往乎陳剛書來言新創學屋於
梧岑居仁擬此月盡去一游若得吾兄來彼一會為幸
此人安貧守道亦世所難當扶持獎勵以成其德也文
灝亦有志之士純篤穎悟望老兄與進是幸居仁賦疾
比舊日為安矣但學業未有精進尚未敢無所事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徵集

卷一

與陳大中

初七日蒙送至高方而別晚經嚴方分水嶺瞻覽雄嵐諸峰高聳端圓磊落縱目怡情惜不得與大中共之暮投塔水吳當傑益之家款禮備至亦可謂北道主人矣初八日偕傑益同游五彩山至牧陽而別午歷李梅瞻眺諸峰候大中至再與徜徉初九日早抵家噫居仁所望於大中者不淺大之所以自任不輕必存心極其密察理極其精方可深造乎道也

與江深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徵集
卷一

三

不學聖賢則學無歸宿功名利祿既非立身置足之地虛無寂滅又非窮理修身之道此所以不可捨此而就彼也進為之方聖賢方冊已備在人體驗何如耳四書外惟近思錄親切不可不讀

與戴太守

居仁游泐辱公禮際之厚自媿愚陋無以答德意萬一每思及之欲發一言以達愚誠又無便使令謹裁書煩司訓虞君附呈夫古之君子進則救民退則修己其心

一也蓋修己者必能救民救民者必本於修己後世此道不明居位者不本於修己而以求才智計謀為治僅至小康而已若夫修己者則其公平正大之心昭格無間信於上感於下不待教令之出而民已向化矣況其發政施仁之際如雨露霜雪何物而不被哉雖或為權勢所制不得盡施而其心固已協於神明孚於民庶譽於士類播於遠近傳於後世如此則爵雖不進而身益榮矣居仁向在貴郡與公相接之久知公才識足以有為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徵集
卷一

三

紹興利疾公已能察知伏惟以公平正大之心據天理以處事凡政之有益於民者有關於教化者悉舉而行之有害民傷化者悉除而去之公之高明固不待愚者之言然感公之厚德非言以陳善又不足以報也但居仁識淺不足以深知公之蘊心術隱微之間惟明公自察自省以盡古人修己治人之道幸甚

寄張廷祥

此道理與生俱生有一毫未盡便是欠缺了自家底故

提警扶持全有賴於吾兄竊觀聖賢之教雖多不出於存心處事存心以敬處事以義敬義立而德不孤看來後人處事多是智計才識未嘗有義以方外之實學故獲禽雖多終是詭遇此處見得分明則王道伯術判然二途而不混矣尊兄於此諒察之已審但愚昧之見亦欲質於高明也

寄周時可

居仁今蒙二司大人延請入白鹿洞自揆才德踈薄不

欽定四庫全書

胡文敬集

卷一

胡文敬集

卷一

足以倡興斯道今之士子汨於功利慙然志於正學者甚少蒙遣武平舒冕從劉文綱受經卒業後復從居仁游與同入白鹿月餘方歸後生輩如此人之志亦不多見此皆時可作興獎拔之功也希賢室不知誰做聞是先生命名不知是否今已無存文會堂亦無存今欲修洞志追述其事望回示本末為幸洞中少書籍望廣求入洞以嘉惠後學幸甚昔朱子雖升去浙東提點猶拳拳於此遺錢命後人興理先生之心亦然故以為請

奉張廷祥

武平舒冕來從先生游吾道中得此人有望者尊兄開示其用功之要幸甚今之士習不美只緣科舉功利害之能脫此累者又皆過於高妙淪於空虛其所以正人心振士氣其責豈不在吾之廷祥乎

與艾崇德

閩之舒冕來從張兄游所以輔仁責善盡麗澤之益有望于足下及周君鎬管君瑞劉君希孟白鹿洞亦望賢

欽定四庫全書

胡文敬集

卷一

輩連茹而來表率士類

薦陳大中

竊聞先覺者後學之所效益友者衆人之所親今洞中人才漸集居仁一人難以獨教有進賢縣辛卯科舉人舒剛因為母老不忍遠仕常年在家居學訓迪後進其人安貧守道望禮請到洞則後學有所熏炙士風必振賢侯作興之功斯為至矣

寄丘時雍

饒城晤會之後又蒙教翰見喻又以詩贈從游之士感荷不勝蓋君子修己誨人出於中心之誠故如此也又蒙示以君子有教無類不可有所擇此先生之盛心居仁所當佩服然其以慕道之心而來者固當懽然樂得其人豈論其類哉若其心本非慕道只因見上司作興為利祿而來者教之以善則不聽尊之以德則不從成羣作隊習為怠惰放肆之行見利則爭聞義不服壞文公之教反玷上司作興之盛意若此者尊兄將何以處之乎外人聞此必將誼起謗議又將何以自解乎是以居仁益憂益懼恐教無所施也尚賴尊兄與廷祥張兄力贊其事上司諸公亦有尚德之心故某暫可居洞以俟賢才之集夫謹其始尚恐不能保其終况不謹其始能保其終乎居仁蓋欲不為拙工改廢繩墨開聖學門庭以來豪傑之士若汨於舉業但招得一等凡才不會做舉業底人來聰明敏達能做舉業底人都不來矣能舉業之人尚不屑至英邁超卓之人尚肯至乎如此則

文章尚不能得其上者況道德乎其必自壞其德業況能成就人之德業乎若崇道德舉英才振士氣則四方豪傑必將漸至遲以數年將見人才輩出又何患洞之不興乎興洞之法無出於此者欲望時雍條具此意以達於諸公扶持名教高明之本心故以此為請不知吾兄即今工夫如何進德修業必益不倦古之人進則救時退則修己必不虛過一生以兄之才識進道不已何可量哉況道在日用無時無處不是吾人進學處但要存心省察如事親則在事親上察道理接客便從接賓客上察道理讀書便從讀書上察道理是者行之非者去之聖賢工夫不出於此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古之聖賢固不求功名功名未有大於聖賢者

奉夏憲副